想一想

葛昆元

“凡事都要想一想，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？”这是我小时念书时，老师的谆谆教诲。当时，我由于年纪小，并不懂得老师这些话的深刻含义，及至长大、步入社会后，才慢慢理解老师是担心我们由于年轻，容易冲动而轻信别人。

然而，真正要做到“凡事都要想一想”，谈何容易？因为我们年轻，缺少阅历。比如，当年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殊死抗击日军时，有一位女童子军杨惠敏，出于爱国热情，冒险送国旗到四行仓库，鼓励我抗日官兵。当时乃至后来的多少年间，在一些书报杂志上，都如斯说。多少年来，对此种说法，我深信不疑。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：在双方交火如此激烈、苏州河被封锁的情况下，她能游过苏州河吗？所以，自然也不会去“想一想”这一“壮举”的真实性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才在曹聚仁先生的《万里行记》一书中，了解到事实真相。原来那天夜里，杨惠敏是通过北西藏路一家商店后壁，进入金城银行仓库，而后再进入与之相连的四行仓库的。为什么曹先生说得如此肯定？因为当天他就在现场采访。

此外，有时轻信，不仅是缺少某种知识，而且还由于懒惰，不愿用脑子“想一想”。前些年，我曾听一位台湾友人说起，到台湾旅游，“金门菜刀”很值得买一把作纪念。我问，为什么呢？他便一本正经地说，金门菜刀是“用炮击金门的炮弹壳制成的”，特别锋利，如今已经是名闻遐迩。当时我听了，觉得有道理。我解放军炮击金门20多年，那金门岛上还不到处是炮弹壳吗？这造炮弹的钢材，肯定是好钢了，用它来做菜刀，必定是锋利无比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原来也是一则“谎言”。其实，我当时只要用脑子稍微“想一想”，就不难发现问题。首先是解放军打到金门的是炮弹，而不是炮弹壳啊。用来做菜刀的炮弹壳，只能是金门岛上的蒋军的炮弹壳。其次，炮弹是用黄铜制成的，而菜刀是不大会用黄铜做的。另外，制造炮弹的金属，都是上等钢材，其中含有其他成分，是不太适合回炉锻打菜刀的。

我想，作为一个平头百姓，轻信女童子军游过苏州河送旗，或是相信金门菜刀是用解放军的炮弹壳做的，这无关大局，不会对国家对他人造成什么损害，至多就是自己误信、误传一些不实信息，或者花点冤枉钱，买把菜刀罢了。但是，如果是一位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，遇事也这样容易轻信、不善于“想一想”、不能提几个“为什么”的话，那么就会对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。

196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，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“跃进号”在驶往日本途中，突然遇难沉没于济州岛附近的公海里。日本一家媒体迅速发出报道，说“跃进号”是遭到了别国的鱼雷攻击而沉没；我有关部门经过初步调查也说是遭到了鱼雷攻击，一时间传言四起，国际形势骤然紧张。面对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，领导人如果轻信传言和有关方面的汇报，那就必然会酿成重大的国际争端，对国家造成危害。可是，周总理不信传言，也不完全相信有关方面的汇报，而是综合各方面情况，仔细地“想了又想”后，决定深入现场，亲自调查沉船原因。他鼓励潜水员打破禁区，勇敢下潜到海底57米处，探摸到沉船底部因触礁而裂开的创口，并采下染有船底红漆的礁石样本。经化验证明，“跃进号”确系触礁沉没，从而，击碎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传言，同时也避免了一次政治误判和一场国际争端。

其实，凡事都要“想一想”，不轻信，不莽撞。这在信息爆炸、通信发达、风行快阅读、微阅读的今天尤为重要。否则，稍不留神，就可能上了当，受了骗。

边看边聊

悠闲的塔林

曹正文

上海今年连续40摄氏度高温的日子里，我来到了波罗的海的塔林。一下飞机，蓝天白云，清风拂面，气温23摄氏度。

地陪龙导是个年近半百的光头北京人，他在波罗的海打拼已24年，因此沿途讲解游刃有余。

三面环海的塔林是爱沙尼亚首都，爱沙尼亚人口140万，塔林就有40多万，但华人很少见。从机场到老城才3公里，由于没有遭到战争破坏，老城的中世纪建筑保存良好，800年前的石头房子显得很古典，很沧桑；哥特式建筑则很有层次；15、16世纪建造的巴洛克式老房子显示出华贵而高雅的风采，让人赏心悦目。

我们的大巴进入老城中心，我见到了有轨电车，龙导说，这里有4条有轨电车，随便乘几站，一个价。他说在爱沙尼亚国土上，森林占了一半，但主要支柱产业却是IT，造纸业虽很发达，但政府不允许无序砍伐，砍一棵树，必须种一棵树，保护环境也是保护子孙后代的利益，这是爱沙尼亚政府的一个硬规定。另外，爱沙尼亚卖的商品没有假货，一旦发现，政府会罚得造假者倾家荡产。孩子上学，患者看病，全由国家负担，人均收入在欧美国家中排在前列。

我们在老市政厅广场下车，龙导先带领我们参观了塔和古堡、圆顶教堂、塔林古城墙、三姐妹居和东正教堂，然后在广场中央，让我们自由活动一个半小时。

老市政厅广场那天正逢露天集市日，有五六十个流动摊贩设摊迎客，他们摆出各类商品兜售，如自制的木器、藤制品、麻布、衣服、玩具、陶瓷、首饰、油画、鲜花，尤其北欧人喜欢的貂皮帽子与波罗的海的琥珀，属当地特产。集市中央有歌舞表演，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小巷中的卖艺人，有吹喇叭的、弹吉他的、拉手风琴的，这些卖艺人表演结束，便有观众掷币，表示对其技艺的欣赏。

建于1313年的老市政厅，塔高65米。广场附近有数十条小巷。那些小巷才是塔林最迷人的所在，沿街是数以百计的咖啡馆、食品店、服饰店、首饰店、古玩店……每家小店都很精致，墙面的颜色七彩缤纷，漂亮的爱沙尼亚女孩站在门口迎客。在橙黄色伞下的露天酒吧内，不少人边品尝咖啡边聊天，还有一人独酌的，神态都十分悠闲。

在波罗的海打拼多年的龙导告诉我，这里的人们最喜欢随意的生活，由于教育与医疗由国家负担，房价每平方米在500欧元左右，他一个月只需花费200欧元就可对付吃住行开销，爱沙尼亚人的消费欲望也不高。

我又问起他，看病要不要排队？龙导说，只要你一进医院，医生、护士就围着你转，这里没有挂号的概念。至于学生上课，政府保证有5万人口的地方，必须有充足的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及购物商场，几个学校供你挑选。发达的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，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。

在上城散步到下城，前后才40分钟。我在一家休闲品小店采访了一位玛丽亚的女店主，她经营琥珀、香木、玻璃器皿、人工肥皂和杏仁等食品，店里好像什么都卖，她一个人招呼十几位买主，始终笑意盈盈，她说：“塔林是一个充满美好幻想的城市，没有紧张与匆忙，极适合旅行，也宜于居住，这种慢生活节奏让我们很享受。”

下榻的旅馆对面有一座大型超市，我在超市逛了一圈，价格果然便宜，一升牛奶只售0.88欧元（合人民币7.15元），一尝之下，这奶味香浓纯正，我赶紧买了7盒，给同行者每个房间送去一盒，价廉物美的东西大家享受吧！

导师陆俨少

王健尔

我是一代山水画大师陆俨少的入室弟子，也是他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美术学院（原浙江美术学院）第一届山水画研究生班担任导师时的学生。

1975年，经朋友介绍，我跟随陆先生学山水画。那时，每次到陆先生家，他都会拿一二幅斗方作品或一幅手卷让我带回家，要求我认真临摹，仔细体会画中的用笔和用墨的微妙变化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，我终于被陆先生正式列为入室弟子。1979年，由陆先生推荐，我报考并被录取为中国美术学院山水画研究生班学员。当时，北京的李可染、浙江的陆俨少各招五名山水画研究生，我被安排在由陆先生为主导导师的班级里。

在教学上，陆先生要求我“入而能出”，并告诫，“老师领进门，深造靠自身”，画的面貌一味像老师是没有出息的，应多吸取各家之长，为己所用。遵从他的教诲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探索、寻求适合自己审美情趣、能够体现自己个人风格的东西。一天，在读画史时，我偶然发现了唐代王洽的大泼墨法，十分心仪。虽然王洽没有作品流传下来，但我也很受他的启发，觉得这种风格可能会契合我的个性。于是，我在读研究生期间，征得导师陆俨少先生的同意，结合画史上的几行文字记载，对大泼墨法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。

令我非常感动的是，陆先生对我这一探索，不仅在口头上极为支持，还在我的几幅大泼墨作品上欣然题字。其中一幅题为：“健尔所作泼墨，得意外趣致，足佳也。”（见上图，局部）他在我的另一幅作品上题写道：“健尔学弟近作，笔墨浑苍，得元人三昧。”最有意思的是，他在我的一幅山水画上干脆欣然题写了“空江帆影 王健尔泼墨法”几个大字。这几幅题字，都写于1981年的9月。在那么短的时间里，陆先生为我连续题字，说明他老人家对我的探索充分肯定，认为是有益的、成功的。

1981年，我作为“文革”后中国美术学院第一届山水画研究生班的学员毕业了，学校通知我留校任教，我想，这自然也是陆先生的意思。可是，由于那时我的家属已移居澳门，我只得随家属一起去那里定居。留校之事，最终错失了机会；同时，我也失去了在陆先生身边继续学习的机会，这令我遗憾至今。

回想跟随导师陆俨少学画的十几年中，他的人品、画品、道德、修养及为人处事，堪称楷模，必将激励我去发扬光大。

想起那条鱼

葛克友

上小学时的一天，放学回家，路过村头小河岔道口时，我被不远处一幕惊呆了：河边的沙滩上赫然躺着一条硕大的鲤鱼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心狂跳不已，飞奔过去，抓住它，提起来，快有我个高了，起码十几斤重。我一路小跑往家赶，小手抓得紧紧的，生怕它溜走。

进得家门，父母亲及兄弟姐妹个个眼里放着光，好奇地追问。父亲推测，可能是炸鱼（过去农村一种抓鱼方式，有经验的老者说，在水深的河道窝子里，鱼又多又大，用雷管引爆炸药后，鱼就会被炸晕，瞬间漂浮水面）的人炸的，这条鱼可能当时没有完全被炸晕，后来疲劳了晕倒流到下游，漂到河边。真幸运，咱们一家可以好好解馋了！

那个年代，农村穷得叮当响。住的是泥坯房、茅草屋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衣服是补丁连着补丁，吃上顿没下顿的。不少人家靠乞讨过日子。吃不到肉，也吃不起，吃鱼更是一种奢望。

父亲亲自下厨，姐姐早已把锅洗得干干净净，架起木柴点上火，煎鱼、炸酱、倒开水，放上自家种的萝卜、花椒。约莫半个小时，加盐、倒醋，再放入芫荽，鱼汤独有的香鲜味腾地弥漫开来。我们的味蕾早已被打开，口中生津，唾液如泉。

看着我们几个渴盼的眼神，父亲终于开了尊口：“给你们一人盛一小碗，剩下的明天早晨吃鱼冻（鱼汤经过一夜低温凝成鱼冻。冬天吃鱼冻，是我童年最美的记忆）。”在我们家，吃饭有个规矩，父亲不说开始，我们是不能动筷子的。父母亲看着我们吃得风生水起，脸上写着满足。直到我们吃完碗中的鱼，父母亲也没动过筷子。姐姐哥哥请父母亲尝尝，老人家就是不肯。

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父母对我们的爱到了极致。这个故事在今天可能就是天方夜谭。可第二天大家吃鱼冻时，父母亲也没动过筷子，控制再剩一些，晚上加了些开水、辣椒、大葱、大蒜头等，又做了一锅鱼汤。说是鱼汤，其实就只剩丁点鱼腥味了。这一顿，父母亲才拿起筷子，加入我们的队伍，这时的鱼肉所剩无几。

如今，人们生活富裕了，吃鱼吃肉已经不是问题，但我还是忘不了童年的那一幕。

白鹭

赵春华

晨的霞光，刚转绿的秧田，彳亍，漫步。朋友的微信传来：难得的蓝天白云。

不远的，从秧田里飞起一只羽毛洁白的白鹭，在我的眼睛里画出一道优美的倩影，不，不，还有没有起飞的白鹭，在秧田里，露出白的头、白的脖、白的羽毛……

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！

轨交11号线，已经有乳白色的列车呼啸而过，划出一道优美的白色的线条。

我在鄱阳湖畔看见过，白鹭在湖畔悠闲地觅食。

我也在黄家花园那葳蕤的、铺天盖地的绿荫中被白鹭的屎“击”中过，还有在途经余山时、游玩溱湖湿地时，远远地、远远地看见在满山满坡的绿树丛中那点点、点点或翕动、或凝固的白色——那是白鹭啊！

又见飞起了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！

彳亍，漫步，呵呵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……七只！

一起飞起来了，盘桓、滑行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九只！

今宵灯谜

贯树森

暴雨倾盆

（二字商界用语）

昨日谜面：无障碍通道（二字廉政用语）

谜底：清卡（注：卡，卡住）

成都美女

苑丛梅

成都有三美：美食、美景和美女。

走在成都街头，你会时时发现头发染得金黄、鬈发垂肩的美女比比皆是。她们说起话来，或温柔可人，或泼辣干练，外观穿着入时，身段苗条，婀娜多姿。无论二八少女，还是三十出头的少妇，极其令人赏心悦目、妩媚动人。外地人惊叹：成都真是个美女之都！诗人石光华将成都美女比如韭菜，割了一茬又是一茬，层出不穷。

成都美女声誉鹊起，也是近十来年的事。十多年前，成都还是很闭塞的内陆城市，与上海、北京相比，简直像个小城镇。那时的成都女孩子，朴实得像村姑，并不起眼。但巴山蜀水的温润气候，造就了成都女人的天生丽质。

赶时髦、擅长打扮是成都美女的特色。近十年来，成都传媒业突飞猛进，大量港台娱乐信息通过电视、报纸、杂志深入内地。影视明星的谈吐举止、打扮梳妆、业余爱好，成为少女们争相模仿的对象。无论是职场女强人，抑或闺中淑女，还是刚进城的农村女孩，皆以港台明星扮相为荣。大量时尚杂志涌入街头邮亭，极大提升了成都女人化妆打扮的审美水平。成都女人都有一个小包，里面装着镜子、口红和粉饼，随身携带，饭前饭后，泡茶馆，坐办公室，稍有空闲就会拿出小镜子，精心修饰。三分人才七分打扮，成都女人在浓厚的女性审美氛围里，出落得越发娇嫩和俏丽。

爱吃、会吃、擅长烹调是成都美女的生活方式。成都女人爱吃香香、爱啃兔脑袋全国闻名，她们是肥肠粉、串串香、旋子凉粉、麻辣凉面、卤鹅脚板、冷淡杯等小吃的忠实回头客和中坚力量，没有了众多美女们的捧场，成都小吃定会黯然失色。当然，身处美食之都，不少成都美女皆以下厨为荣，且均有几样拿手菜。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成都老人，除有民国美女那股娴静、文雅的范儿，还兼有一手烹饪绝活儿，令当今许多高档餐厅为之汗颜。年轻一代也不示弱，她们借助网络力量将自家私房菜推向极致，取得了可观市场效应，如近年来声誉鹊起的“二姐兔丁”“老妈蹄花”“小水私房菜”等。

当今的成都美女，拥有更多样的生活方式。在这个美女与财富挂钩的时代，更加助长了成都女人包装自己的决心和毅力。各种选美比赛、真人秀吸引了成千上万成都美女踊跃参与，她们幻想像李宇春、张靓颖、何洁一样通过歌舞比赛一夜成名。另一类才貌双全者，如美女作家、职场精英、个体商贩等，则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赢得大众的青睐，过上独立自主的优质生活。而更多年轻的成都女人，则过着上班、泡茶馆、吃美食、逛街购物、带孩子的平凡生活，在日益繁忙的生活压力下，仍不忘精心修饰自己，成为城市生活中一道亮丽的景观。

七夕会 时尚感觉